

欧盟教育政策的历史变迁

冉源懋

(贵州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要: 欧盟作为目前最大的超国家实体,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不同时期欧盟教育政策的社会背景、内容及特征等进行分析,同时依据其在整个欧盟政策体系中重要性的变化,将欧盟教育政策的历史变迁划分为游走边缘、迈向中心和走向治理三个阶段。这既是对已有相关研究的一种补充和拓展,同时也可以为我国教育政策中的问题解决提供借鉴和参考,还可以为类似的区域研究,特别是区域教育政策研究提供一种实践案例。

关键词: 欧盟;教育政策;教育变革;职业教育;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 G5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5379(2014)01-0096-10

2013年7月1日,克罗地亚成为欧盟第28个正式成员,欧盟作为最大的超国家实体,在整个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以划分历史阶段的方式,对其历史变迁进行分析和探讨,可以获得对欧盟教育政策发展逻辑的一种整体性认识。这不仅对其他区域组织发展域内教育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同时对我国这样一个极具地域多样性和发展不平衡性的国家内部教育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基于对欧盟教育政策发展的历史事实、政策文本以及相关研究的梳理和挖掘,同时依据其在整个政策体系中重要性的变化,笔者认为,欧盟教育政策经历了从边缘迈向中心,再由中心演变为核心治理工具的历史变迁。

一、游走边缘时期的教育政策

20世纪50年代后期,资本主义进入第四次高速发展期,并直接导致了个人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整体性提高,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及其政策在此带动之下获得快速发展。另外一个推进欧盟教育政策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福利国家”的发展达到顶峰,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各领域的福利政策逐步建立和完善。“欧洲大政府”——欧共体(欧盟前身)——也不遗余力地采取类似政策为欧洲的一体化做准备。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欧洲一体化进程在艰难中曲折前进,建立了关税同盟,实行了共同农业政策,形成了欧洲货币体系,并设立统一的欧洲货币单位埃居和汇率机制,这为欧盟后续发展进程中,包括教育领域在内的众多成果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从1951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创建到1986年《单一欧洲文件》签署的35年间,欧盟教育政策尽管萌芽并实现初步发展,但并未得到真正重视和落实,只是附属于经济或社会政策,处于整个欧盟政策体系边缘游走的状态。

* 收稿日期:2013-12-08

作者简介:冉源懋,教育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教育、基础教育。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欧盟教育政策的历史变迁和发展走向”(12JJD880002),
项目负责人:陈时见。

求,而《马约》则提出了与“企业”、“第三国”和“国际主管机构”在职业培训领域进行合作的方式要求。《马约》之后的白皮书《教学与学习——走向学习社会》(1996)更将教育与就业方面的政策目标细化为“鼓励获得新知识、密切学校和企业的联系、消除偏见和排外、精通三门语言 and 平衡资本投入与培训投入”^[10]。1997年12月,欧盟又发布《卢森堡进程》,将教育及培训作为欧洲就业战略的核心内容。同年签署的《阿姆斯特丹条约》明确要求欧盟委员会鼓励成员国为“基础和高级职业培训”及其他5个领域的合作提供便利。从具体计划项目来看,1987年的“伊拉斯莫斯计划”(ERASMUS),旨在鼓励大学生进行跨国交流;1988年的“艾瑞斯计划”(IRIS),鼓励对妇女进行职业培训;1989年的“灵格尔计划”(LINGUA),意在推进共同体范围内职业培训等领域语言能力方面的教学与能力提升;1990年的“力量计划”(Force),强调每一个劳动者在其职业生涯中都应该接受相应的培训。这些计划不但具体落实了欧盟职业教育政策的目标,同时在客观上培养了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欧洲内部的就业压力,提升了整个欧洲工业的竞争力。

3. 优先发展高等教育

欧盟有关高等教育的政策最早出现在1976年欧共体《关于在教育领域开展一项行动计划的决议》这份文件中。但欧盟真正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将政策优先领域放在高等教育的合作与流动两个方面,却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

《单一欧洲文件》提出,共同体应“通过促进同企业、大学和研究中心的合作,实施研究、技术开发和示范计划”^{[11]56}。1991年,欧共体发布《高等教育备忘录》,指出:“在尊重成员国多样性的前提下,欧共体委员会应该成为高等教育合作和共同行动的催化剂和加速器。”^[12]同时,为了推进高等教育的跨国流动与合作,该《备忘录》还提出应改善欧洲学分的认证系统,鼓励学生的流动,为学习与奖励制定一个弹性、适当且可以处理专业认证的学业需求的机制。1997年,《里斯本公约》明确指出:“欧盟成员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区的国家对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承认学历作出了规定,以求跨国际流动得以更顺利地进行。”^[13]1998年的《索邦宣言》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构建“欧洲高等教育区”(EHEA),促进学生流动和提升职业能力。事实证明,“在1999年的博洛尼亚会议之前,就已有更多的欧盟国家加入了《索邦宣言》,接受了该宣言所倡导的模式,并对其进行投入和建设”^[14]。

欧盟积极推行的高等教育跨国合作及流动政策使整个欧洲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得以明显提升。截至80年代末,部分欧洲国家非本地大学生所占比例超过5%,他们绝大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通过伊拉斯莫斯计划,他们都能获得一个学位。而另一方面,大量欧洲工业化国家的学生则出国进行短期交流学习,然后回国完成他们的学业^[15]。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90年代经济全球化趋势渐强、东欧国家脱离前苏联等特殊背景下,欧盟认为,伊拉斯莫斯计划所倡导的跨国流动和合作的理念不应只局限于欧盟成员国之间,而应扩展至欧盟以外的国家或地区。这一策略使与欧盟进行高等教育合作的区域由最初的周边几个国家扩展到覆盖巴尔干西部,以及东欧、中亚、北非和中东等广大地区。

(二) 教育政策的主要特征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了实现全面治理的目的,欧盟教育政策重心也发生了转向——由侧重经济发展转向政治治理。这一变化表明,欧盟教育政策发生了由软到硬的质性转化,并逐步由边缘迈向欧盟政策体系的中心。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一阶段欧盟教育政策呈现出以下3个显著特征:

1. 政策目标转向政治服务

80年代中期,欧盟内部政治一体化目标的推进始终没有像经济一体化那样自然、顺利。欧盟还不是“人民的欧洲”,而是“国家的欧洲”,所谓“联盟”的公民意识无非是一层“饰物”^[16]。因此,欧盟不得不继续在“欧洲认同”问题上下大力气。1988年,欧盟理事会通过发展“欧洲维度的教育”的

决议,提出加强青年的欧洲认同意识。1992年的《马约》指明联盟的目标之一是实行“欧洲联盟公民身份制度”,尤其在社会及教育等领域,共同体行动的目标在于“发展欧洲教育事业”。1993年的绿皮书《欧洲维度的教育》更是提出教育的“欧洲维度”的具体4项政策。而之后的《阿姆斯特丹条约》再次重申欧盟的目标之一是在国际舞台上显示欧洲联盟身份,通过实行欧洲联盟公民身份制度,加强对各成员国国民权利的保护……这些政策的发布实际上表明了欧盟教育政策目标的重大转向——以推进“欧洲维度的教育”为抓手,实现政治及文化意义上的“欧洲认同”。

2. 政策执行的权威性得到强化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欧盟教育政策开始了一种由执行不力到强势推行转化的质态生成过程。这是继前一阶段获得“由一而多”量变之后的必然结果。教育政策的权威性也因此得到进一步强化,并主要通过两方面表现出来。一是教育政策的合法性逐步得以确认。事实上,《马约》不仅对职业教育与培训进行了规定,而且还第一次对普通教育进行了明确规定:“共同体在完全尊重各成员国在教学内容和教育体制的主旨等方面的责任,以及在完全尊重各成员国的文化和语言多样性的同时,应通过鼓励各成员国间的合作,以及必要时通过支持和补充各成员国的合作行动,为优质教育的发展做出贡献。”^{[11]48}此外,《马约》还明确指出:“共同体在完全尊重各成员国在职业培训的内容和组织等方面的责任的同时,实施一项支持和补充各成员国行动的培训政策。”^{[11]49}这些条款对欧盟教育政策的性质、目标和原则进行了界定,使其合法性得以确立。二是教育政策的管理和执行机构纷纷独立或建立。80年代中期以后,除了欧盟层面宏观的政策制定机构、合作平台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之外,随着各项教育计划和项目的先后出台,管理和实施这些项目和计划的机构也纷纷建立。

3. 政策内容注重质量提升

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欧盟对“教育质量”的关注更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17]。1998年,布拉格欧盟教育部长会议决定建立一个由各国教育专家组成的工作小组,目的是制定欧盟教育质量的指标,以便对欧盟各国的教育体系进行评估。1999年6月,工作小组向在布达佩斯召开的欧盟教育部长会议提交了关于“欧洲教育质量指标”的报告。2000年5月,欧盟在里斯本召开教育特别会议。会议认为,发展优质教育是欧盟实现知识经济战略的基础和关键。会议肯定了工作小组的报告,提出关于教育质量评估的欧洲合作计划。欧盟教育委员会根据“欧洲教育质量指标”报告,对各国的教育体系进行评价,供各国政府在制定本国教育政策时参考。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教育发展的重点从规模向质量转向是大势所趋。而欧盟不仅顺应这种发展趋势,而且通过各种政策确保教育质量的提升,其“欧洲教育质量指标”、教育质量评估合作计划等引领了这种趋势,并成为一种参照。

三、走向治理时期的教育政策

新世纪,欧洲政治形势发生了两种欧盟非期待性变化:一是欧盟成员国中的许多“中左”政府陆续下台,主张排外、反对欧洲统一的“极右”派政党则相继上台执政或参政;二是随着中东欧国家的成功入盟,新与老、大与小、穷国与富国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欧盟各国民众的“欧洲认同感”明显弱化。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异和原有意识形态的惯性影响使得新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和原有欧盟成员国之间始终不能够很好地包容和整合,“他们的分歧日益明显,‘新的经济柏林墙’正在新老成员国之间竖起”^[18]。欧盟要真正实现一种泛欧洲治理,显然将遭遇重重困难。但令欧盟看到希望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力倡导并制定实施的有关终身学习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取得了许多实质性进展,这为欧洲走向一体化奠定了较好的心理基础。因此,加强和完善以终身学习为核心内容的教育政策也必将成为欧盟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其教育影响,并最终走向全面治理的最佳

途径。

(一)主要政策内容

进入 21 世纪以后,欧盟先后发布一系列政策性文件^①,不断阐发和促进终身学习的理念与目标,整个教育政策体系开始围绕终身学习理念制定和实施,而最终的目的是实现欧洲教育的一体化。

1. 职业教育一体化

欧盟认为,要实现教育一体化,首先要从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的一体化开始。尤其是为了适应新世纪经济发展由“资源驱动”向“知识驱动”的迅速转化,欧盟必须加强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建设,以建立起一套高效的一体化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体系。为达此目的,围绕里斯本战略的实施,欧盟一方面制定并实施了多项超国家层面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或计划,以达成推进职业教育与培训整体、协调发展的国家共识;另一方面,通过引入“开放式协调机制”(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OMC),设置计划执行进度表、计划执行和检测标准或指标等手段,推进“哥本哈根进程”(Copenhagen Process)的落实。

2002 年,由 31 个欧洲国家及欧盟委员会共同签署《哥本哈根宣言》,提出欧洲应在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的各个层面加强合作和交流,共同推进《里斯本战略》目标的实现。《哥本哈根宣言》的发布拉开了“哥本哈根进程”推动下的欧洲职业教育一体化的序幕。2004 年 10 月,欧盟教育部长理事会《关于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未来优先发展领域的决议》(即《马斯特里赫特公报》)^[19]分别从国家(national level)和欧盟(European level)两个层面对未来职业教育与培训优先发展的领域进行了规划。2007 年 4 月,萨洛尼卡(Thessaloniki)会议上,欧盟正式提出“建立欧洲职业教育与培训区”(Building a European VET Area)的设想。2008 年的《波尔多宣言》在已有成就和存在的不足基础上,重新调整 2008—2010 年欧盟层面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优先发展领域。2009 年 6 月,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一致通过《关于建立欧洲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保障参照框架的建议》^[20]。这些举措标志着各成员国在欧盟合作平台以及提升和监督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2. 高等教育品质化

除了《欧洲宪法条约》有关政策条款,新世纪以后,欧盟密集出台了一系列高等教育政策,以实现欧洲高等教育品质化这一核心目标。

2001 年的《布拉格公报》(Prague Communiqué)强调,在发展欧洲高等教育学位的可读性和可比较性的同时,应该保证欧洲高等教育学位的品质和资格认证。2003 年的《柏林公报》重申,高等教育品质保证是建构欧洲高等教育区的核心议题,各国应继续致力于推动高等教育的品质保证工作。为了实现“欧洲高等教育区”这一共同目标,同时积极推进欧盟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各项政策,新世纪以来,欧洲大学联合会(EUA)也通过各种会议、宣言和备忘录等形式,制定大学发展的具体目标与措施,集中讨论欧洲博士培养的结构调整、品质保障、国际化以及资助资金等方面的问题^[21]。其中,2007 年的《里斯本宣言》、2009 年的《布拉格宣言》、2011 年的《奥尔胡斯宣言》等,都不断强调了欧洲大学提升教育质量、打造高品质教育的目标及具体措施。2012 年 7 月 17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题为《加强欧洲研究区伙伴关系,促进科学卓越和经济增长》的政策文件,强调了要加快建成统一的“欧洲研究区”(European Research Area, ERA)的决心。可以看到,新世纪,欧盟高等教育政策的近期主要目标是建成“欧洲高等教育区”和“欧洲研究区”,而实现的途径是高等教育的品质化,同时加强科研成果的转化、推广和利用。

^① 这些文件主要包括:《终身学习备忘录》(A Memorandum on Lifelong Learning, 2000)、《实现终身学习的欧洲》(Making a European Area of Lifelong Learning a Reality, 2001)、《成人学习:学习永远不会晚》(Adult Learning: It i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2006)和《关于成人学习的行动计划:成人学习正当其时》(Action Plan on Adult Learning: It is Always a Good Time to Learn, 2007)等。

3. 基础教育能力化

目前,欧盟主要通过两种间接的、非强制性的手段来加强与成员国基础教育领域的合作:一是推进和改善成员国基础教育的政策信息共享,鼓励成员国间基础教育政策实践的经验交流;二是以经费资助的方式促进成员国不同学校之间的交流以及学校发展和教师培训。但从政策的目标和内容来看,欧盟基础教育政策十分强调核心能力的培养。

2000年5月,《学校教育质量框架(16项标准)》的发布标志着欧盟为各成员国基础教育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质量参照体系。2001年的《学校教育质量欧洲合作框架》则进一步强调:根据《马约》有关政策规定,在尊重各国经济、社会及文化的特殊性和适当考虑教育的“欧洲维度”的前提下,欧盟各成员国应在支持并适当建立切实有效的质量评估体系等方面加强合作,以确保学生核心能力的培养和评估^[22]。2006年10月,欧盟通过《终身学习关键能力:一个欧洲参考框架》,明确提出了终身学习的8项核心能力^[23],为成员国推进学校课程改革、适应现代经济社会需要提供了一个参照工具。2008年8月,欧盟发布《提升21世纪的能力:欧洲学校合作议程》,该《议程》所确立的欧洲学校合作的3个核心领域之首便是核心能力培养^[24]。2010年11月,欧盟官方机构发布公告《欧洲学校合作背景下为21世纪而提升基本技能》^[25]。公告指出,基于在促进读、写、算及科学和技术等核心能力方面存在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学校应该重点从课程设计、学习动机、性别差异、新技术对基本技能的影响,以及使用新技术以帮助学习者形成和保持自主学习的动力、学生背景(社会经济背景和文化背景)与基本技能掌握水平之间的联系、教师及教师教育者、学校特色等方面采取改革和完善措施。短短10年间,欧盟基础教育政策逐步充实和完善,并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提升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核心能力。为了保证基础教育阶段学生核心能力的培养和提升,新世纪以来,欧盟还制定多项教师教育政策,以确保欧盟内部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和专业化发展。例如,2005年的《欧洲教师能力及资格的共同原则》、2007年5月的《提升教师教育质量》等文件即旨在为欧洲教师专业素质和能力的提升提供共同的发展目标和评价标准。

(二) 教育政策的主要特征

12年来,在“推进欧洲迈向一个知识化、学习化和有凝聚力的社会”这一总体目标的指引下,教育政策已成为欧盟实现其欧洲治理的重要工具。目前,欧盟教育政策主要呈现出以下两个显著特征:

1. 政策实施弹性化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欧盟教育政策的价值目标开始向“欧洲认同”转移,但当时更多是出于政治一体化的需求。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价值转向以“欧洲维度的教育”这一概念的逐步深化和在教育实践中的运行得以延续和加强。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欧洲越来越显著的“民主赤字”的出现、欧盟制宪的受阻,尤其是2008年波击全球的金融危机对欧洲经济产生巨大影响,欧盟在欧洲治理的思路和目标上不得不再次调整和重新安排。欧盟清醒地意识到,要在短期内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欧洲一体化似乎困难重重,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更为弹性、包容和长效的政策措施就成为欧盟决策者的必然选择。除了制定和实施综合、全面、立体的终身学习政策,以一种渐进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实践和推进“欧洲统一”的长远目标外,欧盟更是通过一项特殊的政策加强“欧洲意识”或“欧洲认同”,这就是以欧洲统一之父让·莫内名字命名的“让·莫内计划”(Jean Monnet Programme,以下简称“莫内计划”)。其政策寓意显而易见。莫内计划的政策目标及主要实施途径、莫内计划资助的主要机构等,无一不体现这种“欧洲意识”。此外,莫内计划还十分重视高水平的政策反思(high-level policy reflection),积极为有关欧洲融合中的政治问题(包括欧盟在民族与文化对话中的作用)的学术讨论提供交流平台。这样一种对有关欧洲政治问题的关注与重视,使得莫内计划的“欧洲化”特征显露无遗。从1990年到2011年,该计划已经资助建立了162个莫内卓越中心,设立了875个莫内教席,组建了1001个莫内学术团体。另外,该计划每年还为

1 500名教授和大约 500 000 名学生提供交流和学习的机会^[26]。通过莫内计划可以看到,新世纪以来,欧盟层面的教育政策在价值取向上的欧洲化更加明确,但手段上却更加弹性、灵活和宽泛。

2. 政策内容综合化

新世纪以来,欧盟教育政策的各种变化及表现总体呈现出政策内容上的综合化。这种综合化特征主要通过制定和实施终身学习计划表现出来。从 2000 年开始,欧盟教育实践的重点是施行综合性的终身学习中长期行动计划。通过这些“一揽子”计划,欧盟进一步鼓励和资助成员国包括正规、非正规或非正式的教育在内,具有教育功能的机构和体系参与到各种类型的教育活动中,进而达到建构和完善不同形态的终身学习机制,开发和拓展各种可能的学习资源和方式的长远目标。这些计划主要包括 2000 年开始实施的为期 6 年(2000—2006 年)的第一阶段“教育培训综合计划”和 2007 年开始实施的第二阶段的终身学习综合行动计划,即“2007—2013 年终身学习整体行动计划”。此外,2006 年和 2007 年欧盟相继发布《成人学习:学习永远不会晚》和《关于成人学习的行动计划:成人学习正当其时》两个重要文件,不断阐发欧盟促进终身学习的政策理念。为了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新一阶段的终身学习,欧盟从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的学分互认和转换体系中得到启示,决定制定一个更为广泛、综合和统一的学习成效评价标准,以促进各类学习、资格之间的转换和认可。2008 年 4 月,欧盟出台《欧洲终身学习资格框架》(EQF),旨在建立一个欧洲范围内教育与培训衔接的、综合和统一的评价标准。EQF 涵盖教育与培训的各个层级和领域,从实际知识、技术和能力水平 3 个维度对学习成果进行评定。事实上,“整体行动计划”已成为一个覆盖从婴儿到老年的所有学习活动的总体性框架计划,实现了从学校教育到社会从业人员培训各领域、各层次教育的整合,促进了欧盟范围内教育与培训的沟通与衔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世纪以后,欧盟从意识和行动上都加强了对教育的重视,尤其在教育政策的执行方面,相比前一时期显得更加明确和强硬。但是,由于欧盟在教育方面的权限始终没能超出“鼓励、协调和补充”的范围,这种政策实施的强制性仍然不是特别突出,只能是一种趋势,并将随着欧盟政治一体化的深入而不断显著。

参考文献:

- [1] 欧共体官方出版局. 欧洲联盟法典:第一卷[M]. 苏忠明,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173.
- [2] 梁福镇. 当前欧盟教育政策之探究[J]. 教育科学期刊,2010,8(2):37-55.
- [3] Rotter J B. 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of Interpersonal Trust[J]. American Psychologist,1971,26:443-452.
- [4] 国家教委教育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 七十国教育发展概况:1981-1984[M].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6:318.
- [5] Janne H. For a Community Policy in Education[J]. Bulleti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1973 (Supplement):10-73.
- [6] (荷)乔治·D·恩勃里. 欧洲联盟步入新世纪时所面临的问题[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7(1):26-34.
- [7] (法)法布里斯·拉哈. 欧洲一体化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62.
- [8] EC. Green Paper on the European Dimension of Education[R]. Brussels:European Commission,1993.
- [9] 王晓辉. 比较教育政策[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144-145.
- [10] EC. White Paper: Teaching and Learning——Towards the Learning Society[R]. Luxembourg:European Commission,1996:3.
- [11] 欧共体官方出版局. 欧洲联盟法典:第二卷[M]. 苏忠明,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
- [12] EC. Memorandum o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R]. Luxembourg:European Commission,1991:349.
- [13] 于尔根·施瑞尔. “博洛尼亚进程”:新欧洲的“神话”? [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2):92-107.
- [14] Witte J K. Change of Degree and Degrees of Change:Comparing Adaptations of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in the context of Bologna Process[M]. Enschede: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Studies,University of Twente,2006:354.
- [15] Ulrich T. Student Mobility in the Framework of ERASMUS:Findings of an Evaluation Study[J].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1996,31(2):153-179.
- [16] William N. Masstricht Revisited: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M]//. Alan W C and Glenda G R. The

Masstricht Debates and Beyond. London: Lynna Rienner Publishers, Longman, 1993; 21.

- [17] 李晓强. 欧盟教育政策的功能、价值目标及限度研究[J]. 中国教育法制评论, 2007(5): 236-248.
- [18] 朱晓中. 欧盟内正竖起“新的经济柏林墙”? [J]. 世界知识, 2009(12): 38-39.
- [19] CEU. On the Future priorities of enhanced European Cooper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VET)[R]. 13637/04 EDUC 196 SOC 491, 2004; 4-5.
- [20]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Recommend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European Quality Assurance Reference Framework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J].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09(7): 1-10.
- [21] EUA. Communiqué of the meeting of Ministers in charg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Prague on May 19th 2001[EB/OL]. [2012-8-7] http://www.eua.be/eua/jsp/en/upload/OFFDOC_BP_Prague_communique.1068714711751.pdf.
- [22]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European cooperation in quality evaluation in school education[J].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1(3): 51-53.
- [23]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On key competences for lifelong learning[J].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6(12): 10-18.
- [24] CEC. Improving competences for the 21st Century: An Agenda for European Cooperation on Schools[R]. Brussels: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8; 5-11.
- [25] CEU. Increasing the level of basic skills in the context of European cooperation on schools for the 21st century[J].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1(11): 11-14.
- [26] EC. The Jean Monnet Programme: understanding European integration[EB/OL]. [2012-9-13] http://ec.europa.eu/education/lifelong-learning-programme/monnet_en.htm.

The Changes of Education Poli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RAN Yuan-mao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China)

Abstract: As the largest supra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world at present, European Union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worl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generalization of social background, contents, and features of the polic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U education policy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stages, namely the wandering at the edge of the policy system, walking towards the center and being a tool of governance. It is a complement and expansion to the relevant study and a reference to the problem-solving in China education policy. Furthermore, it offers som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f regional education policies.

Key words: European Union; educational policy; educational changes; vocational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责任编辑 邓香蓉